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映射火焰 (六)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 (六)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9557401>

nightfall.buzz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原文链接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mapping-the-fire#toc45>

第三部分：自我组织的国际互联网和反信息出版项目的介绍

如果今天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够联系起来，分享事务，传播要旨，建立非正式的行动网络，肯定是由于许多同志的工作，他们通过许多自我组织的国际互联网和出版项目，成功地在不同国家的囚犯之间、直接行动团体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同时他们为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圈子里发生的发展提供信息。

在互联网上信息过剩造成的普遍昏昏欲睡的气氛中，这些项目成功地在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们可能从未见过，也不会见面。这对无政府主义观念和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和国际革命阵线的发展和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同志们的工作，他们通过翻译和出版囚犯和团体的文本和公报，为促进这种非正式组织的行动模式做出了贡献。

此刻，通过互联网正在形成一种巨大的动力。群体可以打开对话的话题，囚犯可以分享经验和看法，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彼此相隔数千公里之外。距离消失了，语言不再是一个障碍，边界实际上被废除了。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些尝试在传播和促进国际不服从和叛变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会更加困难，因为由于他们的宝贵贡献，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希腊语翻译和编辑的。

因此，非常感谢 ContraInfo, Actforfreedomnow/boubourAs, Entropia Ediciones, Parole Armate, Culmine, This is Our Job, Viva La Anarquía, War on Society, Conspiracy Acrata, 325, Black Blog Collective 和 Edizioni Cerbero 在本出版物中提供的帮助和文本贡献。

Contra 信息

走向信息游击队；直到所有的监狱被拆毁；直到自由和安那其

Contra Info, 一个翻译反信息网络, 向希望协调翻译、网络和传播来自世界各地运动的新闻的多学科项目的同志们发出公开邀请, 从/用各种语言。

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边缘地区的抵抗之火继续增长；因此, 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强所有反信息手段, 以满足当地运动的需要, 与为全球大国服务的政权媒体的宣传对立起来。

Contra 信息网络从来没有倾向于与现有的以无政府主义/反权威主义/自由主义视角行事的多语言项目竞争, 而是通过向社会斗争提供其多语言基础设施并与任何反叛者站在一起, 来补充积极的激进和好战的反信息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火细胞阴谋”的同志对网络的一贯支持, 不仅是对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和国际革命阵线的革命事业的贡献, 而且也是对世界上被压迫者和起义者的多形态斗争的扩散的实际声援, 没有限制、宗派主义或排斥。

团结。有尊严的战士之间的相互声援, 显然既不限于这本小册子, 也不限于现有的工作。对于每一个试图为个人和社会解放的不懈斗争做出贡献的无线运营商来说, R.O. CCF 的这一出版倡议在与革命事业的合作中更进了一步。它标志着与权力世界的决裂, 这种决裂超越了墙壁和边界, 激发了反击的实践, 在所有不驯服的心中产生了革命的话语。

至于迫害者、人类卫士、恐怖成瘾者和各种统治者的走狗。

” 权力机构和法官提出的任何质疑都不会不被回应。
事到如今……”

R.O. CCF 的被监禁成员和 Theofilos Mavropoulos
<http://Contrainfo.espiv.net>

2012 年 1 月

现在就行动起来争取自由/boubourAs

在我们自己存在的混乱中，我们是不确定因素的一部分，它组织颠覆，计划叛变，甚至让我们晕头转向。

翻译文本、信件、公报等，使世界各地的同志能够读到希腊同志的愿望、想法和项目，是我们掌握的又一个武器。一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和挑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经验、认识和责任领域。既然我们在这里，他们就不会轻易摆脱我们了。

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 (FAI-IRF) 的传播、叛乱的攻击和顽强的声援在全世界造反者的心中继续进行。压迫不会导致任何东西，只会导致升级。

反叛只会助长叛乱；使人民两极分化，使社会战争明确。

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而团结永远是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革命起义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行动和团结，继续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表达同志们的想法和愿望，无论是通过在希腊民主的地狱里做人质的同志们的信件-文本，还是通过日夜在街头，用一切手段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同志们的行动。

我们现在是不对称威胁的又一个方面。直到最后的战争已经开始。

阴谋火的细胞以及来自希腊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同志的行动和讲话，总是充满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充满了感情。

我们向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有与这一腐朽制度作斗争的人发出我们的声援和敬意。每一个翻译的单词、段落和页面都表达了我们的爱和愿望，给被监禁的 CCF 成员、被禁锢的同志和所有有尊严的囚犯一个强大的火焰拥抱。

正是通过对尊严和良知的强调，我们抛弃了这样的观念：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他人的，是发生在我们之外的事情。火焰细胞阴谋的论述反复表明，事实上事实恰恰相反。正如 Panayiotis Argyrou 简洁地表达的那样：“革命是一场生存斗争”。对反独裁者来说，革命是我们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它巩固了我们的尊严感，并使我们的生活更符合我们的良知。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涉及成为全面的城市游击队。对其他人来说，它可能涉及到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无论其表现方式如何，总体概念都是成立的，这正是为什么叛乱的潮流确实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多态性，正如行话所言。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在是为数不多的反信息资源之一，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国际革命阵线的小组可以通过这些资源彼此公开交流，并与其他碰巧注意到的人交流。

虽然这当然不是一开始的意图，但我必须承认，这是项目的一个快乐的副产品。随着全球反当局叛乱的蔓延和加剧，我们这些试图保持通信线路畅通的人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处于镇压的十字路口，就像我们在街头开展行动的同志们一样。但是我们的记录在许多方面是我们能够做的最起码的事，以支持当代无政府主义中最重要和被误解的潮流，所以我们继续努力。这毕竟是我们的工作。

是有效的”工作”。当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应用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渠道，而希腊的起义让我看到了分散的、反权威的、高度道德的叛乱，不仅在希腊，而且在西班牙、智利、墨西哥和其他地方也在抬头。我开始翻译各种攻击的报告，以及叛乱分子自己写的附带公报，这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的诞生。

我不懂希腊语，所以一开始我主要是翻译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叛乱分子和囚犯的公报和信件。直到网上开始出现某些”火狱阴谋”公报和其他希腊叛乱新闻的西班牙文译本，我才得以将这些西班牙文译本翻译成英文，从而对希腊的环境给予更多关注。除了”立即行动自由”，没有人真正费心将希腊叛乱的原始资料翻译成英文，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项工作。

现在，随着其他反信息网站的出现，在翻译来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叛乱文本方面，《这是我们的工作》已经被解放出来，几乎完全专注于希腊，特别是火细胞阴谋的问题。目前，这涉及到翻译许多被监禁的成员所写的信件和公报，以及了解最新的审判新闻和不同同志不断变化的监狱地址。作为一个与网站平行的项目，我还在将《火狱阴谋》的全部公报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某个时候以书的形式发布-完整的注释，这个项目正在缓慢但肯定地接近完成。

火焰细胞的阴谋最终让我着迷，因为他们的言辞有说服力，很认真。他们在理论上推进无政府主义，但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而且他们的理论与他们的攻击性实践的权威性相融合。此外，他们还推动了一种城市主义的概念，认为现代大都市-大规模的、异化的、虚无的、消耗性的-是最合适的破坏点。

虽然人们确实可以很容易地批评某些”火细胞阴谋”的攻击在目标选择上有问题，而其他的攻击则过于关注场面和自我满足，但这些批评与”火细胞阴谋”本身贡献的一个关键理论概念是一致的，即矛盾。要求革命者的实践绝对完美，就是要求非人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努力在我们的选择中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时，我们个人的人性不完美总是会暴露出来。重要的是实践本身，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它满足了”火细胞阴谋”带回理论界的另外两个关键概念-尊严和良知。

我们想用革命组织 CCF 成员的同志们在哈兰德里逮捕案的法庭上的政治声明的一部分来结束我们的介绍。

”躲在你那没有褶皱的西装里的狡猾的法官，我们清楚地看到你谁。你们这些胆小、可悲的小人物，你们的嘴里吐出的是多年的牢狱之灾。但是，在你们宣布指控的同时，我们的思想也在自由和反叛中旅行。它穿梭于秘密会议、攻击计划、武器藏匿处、书页、笑声、失望、快乐和悲哀。

它在旅行，在回忆，在等待，一个眼神，一个想法，一个声音，一个瞬间。

那一刻，一切都因连续的爆炸强度而坍塌，条款也被颠覆。就是那一刻，法官将被审判，而守卫者则不得不被守卫。

像这样的时刻，你应该知道将永远在我们两只手之间……”

最后，我们向我们的革命兄弟西奥菲洛斯-马夫罗普洛斯和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问好，它是实践派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国际的一部分，已经证明它有能力应对世界各地出现的挑战。

Actforfreedomnow!-boubourAs
2012.2
<http://actforfree.nostate.net>

熵报

[熵]

决定一个系统的无序性的函数，当它演化到另一个无序性增加的条件/状态时，无序性增加。

(在信息论中)表示对单一激励的可能反应的竞争程度的数字。

不是要复杂化。我们不主张把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介绍得那么广泛。我们希望简单一点，使事情尽可能的清楚。

为什么要出版？

我们每个人都有阅读的需要，但往往很难在电脑上阅读。这些文本的优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持久，我们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大学里、在工作中或在野外的篝火旁阅读，不需要电力或互联网接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出版已经传播得够多的经典文本。仅举一例，阿尔弗雷多-M-博纳诺的文本，特别是《武装的快乐》，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广泛的著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重新发行。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大刀阔斧》(At Daggers Drawn)。同样的道理，仍有许多同志值得阅读的文字，他们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阅读它可以了解和获得/拒绝立场，并克服当下的矛盾，采取行动。毛里西奥-莫拉莱斯，我们亲爱的兄弟，2009年5月22日在狱警学校安装炸弹时被杀害，他是一个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当涉及到声援和与社区内的囚犯协调行动时，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矛盾，采取了行动。对我们来说，团结不是印在小册子上的口号，也不是只应在防卫时采取的行动。宣传不只是纸张上的墨水。

为什么是“熵”？

在化学中，熵是一种属性，让你知道由于混乱的散射，有多少能量不能被使用。如果无序增加，熵就会增加。这个项目，这个游戏，这个混乱，这个熵，是让我们转移我们每天在教室和办公室里浪费的能量，把它重新导向给我们带来更多乐趣的东西。产生混乱是我们的例行公事，以重新获得我们的生活，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们没有考虑任何严肃的事情，没有重大的长期目标或链条，我们最终的感觉就像我们在工作或学习的房子里那样。虽然我们承认没有日期或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处理新项目时没有承诺或不尽责。我们对这个创造、破坏、解构和建设的新实例没有任何束缚，当需要的时候，当你把亲和力设定为常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自由的、自发的和狂野的。

如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文本不被储存或传播，也不被重读，那么，文本被阅读还有什么意义？这也许是今天我们必须问的最原始和必要的问题，谁宣布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反权威

这些逮捕的结果（目前）是 <http://culmine.noblogs.org> 和 <http://iconoclasta.noblogs.org> 没有被更新，因为“管理员”一直被关押。意大利媒体将这些逮捕与 FAI / FRI 联系起来。在意大利比萨、佩鲁贾、罗马、热那亚和特尔尼等城市被捕的 8 名同志仍被关押。要与他们联系。

Settepani Alessandro
Stefano Gabriele Fosco
Giuseppe Lo Turco
Sergio Maria Stefani
CC 圣米歇尔。
Strada Casale 50/A
15040 - Alessandria San Michele (AL)
意大利

Giulia Marziale
保拉-弗朗西斯卡-伊奥兹
Katia Di Stefano
伊丽莎-迪-贝尔纳多
CC Rebibbia Femminile
Via Bartolo Longo 92 00156 Roma
意大利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名字实际上来自于在亚历山大-格里戈罗普洛斯的葬礼上流传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一位年轻的叛乱分子试图向她的父母解释为什么她如此积极地投入到 2008 年 12 月的起义中的街头冲突中。我在这里转述一下，因为我已经没有这封信的副本了，但是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我爱你们，我理解你们为什么做你们的工作。但这是我的工作。”

这是一个优雅的、颠覆性的、令人深深感动的想法：攻击统治的残暴基础设施，与在办公室、商店、餐馆或其他地方工作一样，都

我们也借此机会提出一种摆脱正常概念的阅读，通过对文本的解释和使用，逃离被动读者的视角，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时间和程度，将解码的任务交给适当的自我，使其在偏好的方向上有所分支，从而获得被认为是构建自己的战争武器库所需的材料。

<http://parolearmate.noblogs.org>

Culmine

Culmine，作为无政府主义者 Severino Di Giovanni 在其中给出了反抗的话语的出版物，在不牺牲其实践的情况下，希望成为那些现在和当时一样，将理论和行动相结合的人的传声筒。要找到理想的语言公式来介绍每次都会呈现出黑火药的效果的东西并不容易；而每个人都真正热爱自由，真正憎恨所有的权威，选择它作为斗争的更一致的伙伴。愿我们的反叛者的问候深入到你们桀骜不驯的心中！”。

<http://culmine.noblogs.org>

电子邮件：culmine@distruzione.org

阿迪尔行动

2012年6月13日凌晨4点，特别行动组（Raggruppamento Operativo Speciale, ROS）的准军事警察突袭了大约40个家庭，实施所谓的”大胆行动”（Operazione Ardire），这是由佩鲁贾检察官 Manuela Comodi 下令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人进行的打击。总共发出了10张逮捕令—8张在意大利境内，1张发往德国，1张发往瑞士（发给加布里埃尔-庞博-达席尔瓦和马尔科-卡梅尼什同志）—而24名嫌疑人已被置于司法调查之下。（其中包括被囚禁在希腊的CCF的同志。）调查包括”运作”博客Culmine的同志的家，他们被逮捕和监禁，还有Parole Armate的家，其中一人被逮捕，另一人正在接受调查。警察突击检查了更多的反信息博客—Inform-Azione的”管理员”，明确表示这次行动针对的是意大利和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反信息手段。

者、颠覆者、反叛者和一般的革命者。而且不是在这个问题的字面意义上。是一个例子。反叛制度的意义何在？你认为你能摧毁这个巨大的机器吗？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为未来的革命而战。理解任何行动本身都会产生资本的衰落，或赋予图书馆以生命，或在背包中携带炸药，但这不是问题。它的意义在于，促使行动产生的是与基于剥削和权力的社会决裂。不等待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未来，在其中实现我们的梦想和愿望。此时此刻，在每一个小小的反叛行为或壮观的恢复我们的生活。讽刺的是，即使我们恢复了，生活仍在继续。

我们反对文明和我们使用的技术工具。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使用所有的武器来反对权力。这也是我们出版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意识是要打破现有的逻辑。我们不卖，但以物易物要我们不想从中获利。我们想要分享，我们不想要慈善。我们想要团结，我们不想要所有权。我们想广播，但我们明白事情并不总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期望我们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

一个新的2011年春季…

熵报

entropiaediciones@riseup.net

<http://entropiaediciones.noblogs.org>

假释阿马特

”呐喊吧，用我那粗糙的火和能量的笔在这张纸的白色坦诚上擦拭，就像毒蛇的舌头在无辜孩子的嫩喉上擦拭，用毒液给他带来死亡。离开，离开我，离开我所有的意识形态、神学、教条主义和政治哲学；离开我每一个既定的体系：它都在我的否定精神的腐蚀火焰下焚毁了。”

Renzo Novatore

”通过人类的交流与合作，每个人都能更多地了解自己，同时也能更多地了解他们周围的人”。

CCF

我们从这里开始，坚信经验的分享和亲和力的反思是对存在的持续攻击中不可避免的时刻。正是这个时刻，而不是空洞的民族主义的表面，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暴政，允许行动、思想和建议的传播，尽管有地理和语言的障碍。我们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去年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事情，看到了一个星座的形成，它的起源是自主的和自我决定的，个性的，有时联合在一起的团体，有的没有名字，意识到他们自己内心混乱的力量。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收到反思的邀请，行动的技术建议，理论和实践的推测，但最重要的是有具体的合作意愿，没有任何教条主义或预先确定的方向，目的是为了编织一个真正的多音节话语。

”我们印在纸上的每一个意义，都想找到一种方式，让它从理论中逃脱出来，转化为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所有的理论价值”。CCF

为什么是 ParoleArmata? 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每一个书面或口头的颠覆性词语都会成为一颗子弹，在权威的背后爆炸，被世界各地的反叛者的口头和实际的枪声毫无怜悯地击中。因为每一个文字，每一个阴谋性的考虑都会成为铅，射入权力的伤痕累累的身体，它毫不犹豫地释放它的看门狗对我们进行惩罚，以阻止我们，但毫无用处；因为每一封信都燃烧着鲜血和成千上万的个体的反抗，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屈服，他们没有授权，以第一人称采取行动。黑夜中的影子，为了让统治者尝到复仇的滋味而溜过黑暗的小巷。最重要的是，引起我们最大兴趣的是那些在行动中得到确认的话语，那些有时具有想象力的话语，能够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中逃脱出来，以这种方式打开意想不到的孔隙，在那些有意愿将其变成自己的生活中造成不可补救的破坏。我们正是满怀热情地翻译这些文字，试图通过我们感到亲切的渠道来传播，认为这些是传播上述文本的基本经验。我们再次主动出击，自然有不同的时间和方法，准备在我们的道路上前进，比以前更坚定地不等待别人来实现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而是现在实现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严于律己，因为技术和信息也是病毒，它们可以吞噬我们，并有可能将我们吸收到它们自己的计谋中去，而我们最终会复制一个控制论版本的现实。”

325 / 反版权网络

我们完全赞同上面引用的几句话，意识到我们所冒的风险，但还是怀着严肃的信念，给那些经过时间的洗礼，已经成为武器的文字以空间，因此这些文字无疑是每个真诚的现世破坏者的武器库的一部分。这些话语已经升华了它们的状况，不可逆转地将自己与行动融合在一起，摆脱了仅仅是信息性的和毫无生气的聚合性的内容。那些带着蔑视和愤怒的话语，与囚禁我们的社会中国有的共识保持距离，那些带着尊严和骄傲的话语，传达了全面战争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个人的行动的破坏性，”这个人经过漫长的、喘息的和绝望的寻找，找回了他自己，并把它高傲地放在‘社会的边缘’，拒绝任何东西来评判它” (Renzo Novatore)，并把她或他的全部攻击范围还给了个人。

”国家不能放弃决定个人意志的要求，不能推测和指望这个。对国家来说，没有人有自己的意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一个人有自己的意志，国家就必须排除（锁住、放逐等）这个人；如果所有人都有，他们就会取消国家。”

Max Stirner

ParoleArmata 旨在成为一个讨论、翻译和传播深思熟虑的文本的空间。主要目的是分享任何形式的出版物，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添加到已经存在的反思集。我们将继续开展活动，通过巩固的亲和力渠道和那些我们希望诞生的、将证明自己的渠道，翻译主张、信件和见解。我们不仅要翻译文字，还要翻译实践中的理论，意识到我们的决定的危险性，并利用它来打击压迫我们的东西，粉碎每一种对个人的权力逻辑，并将我们自己置于与存在者的激烈冲突中。这个项目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个人意愿的结果，他们拒绝正式的编辑小组的概念，而是邀请所有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人进行最全面和非正式的合作，并为实现最终的编辑项目的亲和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强烈希望这些亲和力能在虚拟环境之外得到落实。